

JANE EYRE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马亚静 译



上海三联书店

JANE EYRE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马亚静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爱 / (英) 勃朗特 (Bronte, C.) 著; 马亚静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4
ISBN 978-7-5426-4393-3

I. ①简… II. ①勃…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
—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9458 号

简·爱

著 者 / [英国] 夏洛蒂·勃朗特

译 者 / 马亚静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孔彩虹 张庆峰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TEL: 010-65964646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402 千字

印 张 / 20.25

ISBN 978-7-5426-4393-3/I · 775

定 价: 38.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8
第四章·····	30
第五章·····	48
第六章·····	65
第七章·····	75
第八章·····	87
第九章·····	97
第十章·····	108
第十一章·····	122
第十二章·····	145
第十三章·····	159
第十四章·····	175
第十五章·····	193
第十六章·····	211
第十七章·····	224

第十八章·····	251
第十九章·····	271
第二十章·····	285
第二十一章·····	306
第二十二章·····	334
第二十三章·····	344
第二十四章·····	358
第二十五章·····	385
第二十六章·····	402
第二十七章·····	418
第二十八章·····	454
第二十九章·····	477
第三十章·····	492
第三十一章·····	505
第三十二章·····	515
第三十三章·····	530
第三十四章·····	549
第三十五章·····	580
第三十六章·····	594
第三十七章·····	607
第三十八章·····	635

第一章

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实际上，上午我们已经在光秃秃的灌木丛中闲逛了一个小时。但是午饭以后（在家里没有客人时，里德太太总是开饭很早），冬日凛冽的寒风刮来密布的阴云，接着就是大雨倾盆，在这样糟糕的天气下不可能再有什么户外活动了。

我却很高兴，因为我向来不喜欢长距离的散步，尤其是在阴冷的午后。在冰冷的黄昏回到家中，手脚都冻僵了，还会因为保姆贝茜的训斥而心情忧郁，因为自己身体没有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好而羞愧。那种感觉真可怕。

此时此刻，刚才提到的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都在客厅里围着他们的妈妈。她则躺在壁炉边的沙发上，身边坐着自己的小宝贝们（眼下既未争吵也未哭叫），看上去十分幸福满足。而我呢，她准许我不必加入他们了，还会说，不得不让我独自一人待在一旁她很遗憾。但是要等到保姆贝茜向她报告，或者是她亲眼看到，我确实是在认真努力养成更为随和、更为活泼可爱的行为举止——也就是更欢快、更坦白、更自然一些，否则，她不会让我享受只有快乐知足的孩子才能享受到的特权。

“贝茜说我干什么啦？”我问。

“简，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问底的人，况且，一个小孩子这样和长辈顶嘴实在让人讨厌。去找个地方待着，在学会好好说话之前，把嘴闭上。”

客厅的隔壁有一间小餐室，我溜了进去。里面有一个书架。我很快就挑了一本书——特意挑了一本插图多的，然后爬上窗台，收拢双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下，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几乎完全拉严，把自己双重地隐蔽起来。

在我的右侧，褶皱重重的猩红色窗幔遮住了我的视线；在我的左侧，是明亮的玻璃窗，它们保护着我，让我免受十一月阴沉天气的侵害，却又没有把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在翻书的间隙，我时不时地向窗外眺望一下冬日的景色。只见远方白茫茫一片云雾，近处则是湿漉漉的草地和被风雨袭击的灌木。一阵持久凄厉的狂风驱赶着冬季连绵的暴雨横扫而过。

我重又低下头来看书——比维克^①的《英国禽鸟史》。我一般对文字部分不感兴趣，但是有几页导言，虽说我是孩子，却也不愿意完全当作空白随手翻过去。它的内容写的是只有海鸟们栖居的“孤寂的岩石和海岬”；写到了挪威的海岸，从最南端的林纳斯尼斯^②，也就是纳斯，到北角^③，沿着海岸线，许多

① 比维克 (Thomas Bewick, 1753—1828)，英国画家、木刻家、博物学家。

② 林纳斯尼斯，又名纳斯，在北海，是挪威南部的一个海角。

③ 北角，在挪威北部马格吕岛北端。

小岛星罗棋布：

那里，北冰洋掀起的巨大旋涡，
围绕着极地光秃凄凉的小岛咆哮；
大西洋的汹涌波涛，
泻入了风雨交加的赫布里底群岛^①。

还有一些地方我也不能不看，那就是书中提到的拉普兰^②、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地岛^③、冰岛和格陵兰的荒凉海岸。那里“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带和一片片凄凉广漠荒无人烟的地区——那里储存着千百年的冰雪，千百个寒冬积聚成的坚硬的冰原，像阿尔卑斯山的层层高峰——晶莹光滑，它们包围着极地，日复一日堆积着严寒”。我对这些惨白色的区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朦朦胧胧，就像所有那些似懂非懂的概念那样，它们隐约掠过孩子们的脑海，但却又出奇地生动。导言中的这几页文字，与后面的小插图都是有关系的，使得那些孤立浪花飞溅、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礁石，搁浅在荒凉海

① 这是苏格兰诗人汤姆逊（James Thomson, 1700—1748）所著《秋天》一诗中的诗句。赫布里底群岛，在英国苏格兰西部，被小明奇海峡分为内赫布里底群岛（Inner Hebrides）和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

② 拉普兰，北欧一个地区，这里指的是拉普兰人居住的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北部和俄罗斯的科拉半岛。

③ 新地岛，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海岸外，由南北两岛组成，在巴伦支海和喀拉海之间。

岸上的破船，以及从云缝间俯视沉船的像幽灵般冷漠的月亮，都显得意味深长了。

我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萦绕在墓地上：那里有刻有铭文的墓碑、一扇大门、两棵树、低低的地平线、衰败的围墙。还有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正是黄昏时分。

两艘轮船停泊在水波不兴的海面上，我觉得它们好像是海上的鬼怪。

魔鬼从背后按住窃贼的背包，那情景实在可怕，我赶快翻了过去。

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独踞于岩石之上，远远望着一大群人围着绞架，也同样可怕。

每幅画都在讲述一个故事；由于我理解力不足，欣赏水平也有限，它们往往显得神秘莫测，但仍旧令人颇感兴趣，就像在某些冬夜，贝茜碰巧心情不错时讲述的故事一样。那时，她会把熨衣桌搬到育儿室的壁炉旁边，让我们围着它坐好，她一边熨里德太太的蕾丝装饰，把她的睡帽边缘烫出褶皱来，一边让我们迫不及待地听着她讲的一段段爱情和历险的故事。她的这些片段都来自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更古老的歌谣，或者是我后来的发现，来自《帕梅拉》^①和《莫兰伯爵亨利》^②的故事。

① 《帕梅拉》，英国作家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作品，是一部书信体小说。

② 《莫兰伯爵亨利》，韦斯利（John Wesley）根据爱尔兰小说家和剧作家布鲁克（Henry Brooke）的小说《显赫的傻瓜》（*The Fool of Quality*）删节而成的一部畅销书，首次出版于1781年。

我把比维克的书放在膝上，觉得很快乐，至少是自得其乐。我最担心的是有人来打搅，但打扰偏偏来得很快。餐室的门开了。

“嗨，忧郁小姐！”约翰·里德大喊着，接着停下了，显然他已经发觉房间里空无一人。

“见鬼，她去哪儿了？”他接着喊，“丽茜^①！乔琪^②！”（喊着他的姐妹）“琼^③不在这儿，告诉妈妈她跑到雨地里去了——坏东西！”

“幸好我拉上了窗帘。”我想，我真希望他发现不了我的藏身之处。约翰·里德自己是发现不了我的，他眼不尖，头脑也不灵敏。但是伊丽莎刚在门口探头一望，就立刻说：

“她在窗台上，肯定没错，杰克^④。”

我立即走了出来，因为一想到要被这个杰克硬拖出去，浑身就开始发抖。

“什么事？”我既尴尬又害怕。

“要说‘什么事，里德少爷’，”他说，“我要你到这里来。”他在扶手椅上坐下，打了个手势示意我到他面前去。

约翰·里德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比我大四岁，因为我才十岁。以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又大又胖，皮肤发暗，一副

① 丽茜，伊丽莎的昵称。

② 乔琪，乔治亚娜的昵称。

③ 琼，简的昵称。

④ 杰克，约翰的昵称。

病态；宽脸盘，粗线条，胖胖的四肢，手脚都很大；还喜欢暴饮暴食，结果肝火很旺，目光迟钝，两颊松弛。现在，他本应该待在学校里，可是他妈妈把他接回家住一两个月，说是“身体虚弱”。他的老师迈尔斯先生却断言，如果家里少送些糕点、糖果去，他会什么都很好的。但是他的母亲不能接受这么粗暴的意见，而倾向于一种更体面的想法，认为约翰之所以脸色不好，是因为过于用功，或者是想家造成的。

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对我更是厌恶。他欺侮我，虐待我，不是一周两三次，也不是一天一两次，而是经常如此。我的每根神经都怕他，只要他一靠近我，我骨头上的每块肌肉都会收缩起来。有时我会被他吓得手足无措，因为面对他的恐吓和欺侮，我无处哭诉。佣人们不愿站在我这边去得罪他们的少爷，而里德太太则装聋作哑，仿佛从来没有见过他打我骂我，尽管他动不动就当着她的面这样做，当然不用说，背着她的时候就更多了。

我已经习惯对约翰逆来顺受，顺从地走到他椅子前。足有两三分钟，他拼命向我伸着舌头，就差没有绷断舌根。我知道他马上就会动手打我了，一面担心挨打，一面打量着这个就要动手的人那副令人厌恶的丑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我的脸上看到了这个想法，反正他二话没说，突然朝我使劲打过来。我一个踉跄，从他椅子前倒退了一两步才站稳身子。

“这是对你的教训，谁叫你刚才那么无礼，跟我妈妈顶嘴，”他说，“谁叫你鬼鬼祟祟躲到窗帘后面，谁叫你两分钟之前眼

里那副神气，你这只耗子！”

我已经习惯约翰·里德的辱骂，从来不愿去理睬，一心只想着如何去忍受辱骂以后必然而来的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看书。”

“把书拿来。”

我回到窗前把书拿过来。

“你没有资格动我们的书。妈妈说，你靠别人养活，你没有钱，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你应当去讨饭，而不该和我们这样体面人家的孩子一起生活，不该和我们吃一样的饭，穿妈妈花钱买来的衣服。现在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乱翻我的书架的后果。这些书都是我的，连整座房子都是，或者说过几年就是了。滚，站到门口去，别站在镜子和窗子前。”

我照他的话做了，起初并不知道他的用意。但一看到他把手举起，站起身子要朝我扔过来的架势，我就本能地发出一声惊叫，往旁边一躲。但已经晚了，书已经扔过来，打中了我。我跌倒了，头撞在门上磕破了。伤口开始流血，疼痛难忍；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超过了极限，被其他情感所代替。

“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坏孩子！”我说，“你像个杀人犯——你是个奴隶监工——你像罗马的暴君！”

我读过哥尔德斯密^①的《罗马史》，对尼禄^②、卡利古拉^③等人物已有自己的看法，并暗暗作过一些对比，但绝没想到竟然会如此大声地说出来。

“什么！什么！”他嚷起来，“她竟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伊丽莎、乔治亚娜，你们听见了吗？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妈妈？不过我得先——”

他向我直冲过来，我只觉得他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他和一个像我这样不顾死活的人扭打在一起了。我发现他真是一个暴君，一个杀人犯。我觉得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感到一阵剧痛。这些感觉压倒了恐惧，我发疯似的与他打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双手究竟干了些什么，只听见他骂我“耗子！耗子”，一面大声号叫。他的帮手就在身边，伊丽莎和乔治亚娜早已经跑出去搬救兵了。里德太太本来在楼上，这时来到现场，后面跟随着贝茜和女佣艾博特。我们被拉开了，只听到她们说：

“哎呀！哎呀！这么大的脾气，敢打约翰少爷！”

“谁见过发这么大脾气的！”

里德太太接着说：“把她带到红房子里关起来。”

立刻有两双手按住了我，把我推上楼。

① 哥尔德斯密 (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英国作家。

② 尼禄，罗马皇帝，专横残暴，先后处死其母、其妻。

③ 卡利古拉，罗马皇帝，专横残暴，处决将他扶上皇位的禁卫军长官，屠杀犹太人。

第二章

我一路反抗，这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这大大加深了贝茜和艾博特小姐对我的厌恶。我确实有点儿难以自制，或者如法国人所说，失常了。我知道，一时的反抗会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惩罚。因此，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我在绝望中下定决心，决计不顾一切了。

“抓住她的胳膊，艾博特小姐，她像一只发了疯的猫。”

“真丢脸！真丢脸！”这位女主人的侍女叫道，“多可怕的举动，爱小姐，居然打起小少爷来了，他是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

“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仆人吗？”

“不是，你连仆人都不如。你白吃白住，什么也不干。好啦，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你自己干的坏事。”

这时候她们已经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个房间，把我按在一张凳子上，我禁不住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但立刻又被两双手按住了。

“如果你不老实地坐着，我们就得把你绑起来了。”贝茜说，“艾博特小姐，把你的吊袜带借给我，我那副肯定会被她一下子绷断的。”

艾博特小姐动手从她粗壮的腿上解下要用的带子。捆绑前的准备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加倍的羞辱，使我激动的情绪稍稍得到了缓解。

“不要解了，”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

作为保证，我双手紧抓着凳子。

“记住别动。”贝茜说。当她确信我真的平静下来了，就放开了我。然后她和艾博特小姐抱着胳膊站在那儿，沉着脸，不放心地瞪着我，仿佛不相信我的精神还是正常似的。

“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呀。”最后贝茜转向阿比盖尔^①说。

“不过这种本性她一直都有。”对方回答，“我经常和太太说我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她真是一个狡猾的小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姑娘有这么多鬼心眼的。”

贝茜没有说话，但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小姐，你应该明白，你受了里德太太的恩惠，是她养着你的。如果她把你赶走，你就得进贫民院了。”

对于她的这番话，我无话可说，因为这听起来并不新鲜。事实上，我生活的最早的记忆中就包含着类似的暗示。靠别人养活，这种责备在我的耳朵中已经成了含义模糊的老生常谈：让人痛苦难忍，但我又似懂非懂。艾博特小姐接着说：

“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让你和里德小姐和少爷一起长大，就以为自己与他们平等了。他们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而你却

① 阿比盖尔，英国剧作家波蒙和弗莱契所著《傲慢的贵妇人》中的一个典型的贵族使女形象。

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得学着谦恭些，尽力去讨好他们。”

“我们这么说，都是为了你好，”贝茜补充道，口气并不严厉，“你应该学得有用一点，讨人喜欢一点，那样也许还可以在这儿住下去。如果你一味倔强，动不动就使性子，那么，我敢说，太太肯定会把你撵走的。”

“再说，”艾博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也许会在她乱发脾气的时候，把她处死，到时候她能上哪儿呢？来吧，贝茜，咱们走吧，别管她。反正我是没有办法得到她的好感的。爱小姐，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做做祈祷吧。如果你不忏悔的话，说不定有个邪恶的东西会从烟囱里进来，把你带走。”

她们走了，关了门，还上了锁。

红房子是个空房间，很少有人在这儿过夜。其实，也可以说，从来没有。除非盖茨黑德府上偶尔来了一大批客人，有必要动用全部房间时。但它却是整座房子里最宽敞、最富丽堂皇的了。正中间摆放着一张由很粗的红木柱子支撑起来的床，罩着深红色的锦缎帐幔，像一个帐篷。屋子里还有两扇大窗户，但是窗帘总是紧闭，被同一色帷幔布制成的流苏遮得严严的。地毯是红色的，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深红色的台布，墙是柔和的淡褐色，略带粉红。衣橱、梳妆台和椅子都是乌黑发亮的红木做的。床上堆着层层褥垫和枕头，上面铺着雪白的马赛布床罩，在周围深色调陈设的映衬下，白得耀眼。几乎同样显眼的是床头一把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一样的白色，前面还放着一只脚凳，在我看来，它像一个苍白的宝座。

屋子里难得生火，所以很冷；因为离育儿室和厨房都很远，所以很静；又因为谁都知道很少有人进来，所以显得庄严肃穆。只有女佣每逢星期六到这里来，把一周内静悄悄落在镜子上和家具上的灰尘抹去。还有里德太太本人，隔很长时间才来一次，查看一下衣橱里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那里面存放着各类羊皮纸文契、她的首饰盒，还有她已故丈夫的肖像。这最后一点就是红房子的神秘和魔力所在，使得它虽然富丽堂皇，却分外凄凉。

里德先生已经过世九年了，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也是在这里入殓的，殡葬工从这里抬走了他的灵柩。从此之后，这里便始终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祭奠氛围，所以很少有人进来。

贝茜和刻薄的艾博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在靠近大理石壁炉的一条软垫矮凳上。我面前就耸立着这张床，我的右面是黑沉沉的衣橱，柔和斑驳的反光使橱壁板的光泽摇曳变幻。我左面是关得紧紧的窗子，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大镜子，映照出床和房间的空旷、肃穆。我不能肯定她们是否把门锁上了，等我敢走动的时候，就起来去看。哎呀，真锁上了，比牢房锁得还紧。走回原处时，必须经过那面大镜子。我的目光被吸引着不由自主地向镜中去看看个究竟。在虚幻的映像中，一切都显得比现实中更冷漠、更阴沉。里面那个陌生的小家伙直瞪着我，苍白的胳膊和脸上都蒙上了斑驳的阴影，在一切都凝滞时，只有那双惊惶发亮的眼睛在转动，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幽灵。我觉得它就像那种半神半妖的小精灵，贝茜在夜晚的故事中讲过，它们从